

谭健敏 著

疫警时空

那些纠缠名人的
传染病

流行病，犹如上帝之鞭，
惩罚人类的狂妄与傲慢，它与人类的恩恩怨怨，
本身就是一部写满了教训和启迪的历史，
一部值得深思和反省的历史。

• 谭健铨 著

疫警时空

那些纠缠
名人的
传染病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疫警时空：那些纠缠名人的传染病 / 谭健铨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8

ISBN 978-7-108-05286-5

I. ①疫… II. ①谭… III. ①传染病—医学史—世界—普及读物

IV. ①R51-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0847号

本书经由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责任编辑 张 杰

装帧设计 朱丽娜 张 红

责任校对 张国荣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制作 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8月北京第1版

201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 数 249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36.00 元

自序

在一个被瘟疫包围的星球上，人活着，容易吗？

答案必定是多种多样。很多人每天在上下班的路上下奔波，在顾客挑剔的眼光中赔着曲意逢迎的笑容，勉强拿一份口粮养家糊口。也有不少人，白天开着宝马车在开阔的街道上绝尘而去，晚上泡在灯红酒绿之中，数着天上有多少颗星星，数着酒杯中还剩多少醉人的陈年佳酿。更有一些人，事业有成，却突遭飞来横祸，倒在病榻上，一蹶不振，一睡不起。

生命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机会，真是吝啬，也真是无情。而人的一生则充满着无数的机会和陷阱，其中，传染病正是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时候，悄悄把许多人的命运锁定。

这三个月，我每天比同事们早 45 分钟到达医院，为的就是尽早了解呼吸科病患的病情变化和新入院者的第一手资料。对着电脑，我打量着那一个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病患的名字，还有那些疾病的名字。病患在和疾病抗衡，我们医者则竭尽全力站在人类的一方。这些被细菌和病毒折磨得苦不堪言的人，大多都存在肺部的感染。他们有的风烛残年，有的风华正茂；他们有的已经在棺材的边上歇息，有的却还在事业的加速道上飞驰。

我常常站在那幢很高的楼上俯视这座小城，从未感到一丝的平静。从日出到日落，从孤月繁星，到旭日东升，生活的压力，生命的重负，竟然是那样的沉甸甸，以至于我无法体会到作为医生成功治愈病人的快感。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突如其来的天灾面前，人类就像被一记重拳击中心，头昏眼花，鲜血淋漓。我可能总是看到污秽，看到危险，看到黑暗，因为这个世界上不但有可恶的病菌和病毒偷偷向我们人类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更可怕的是，人类不知反思自己的行为，陋习难改，无形中成为了病菌肆虐的帮凶。

灾祸和不幸，病原微生物固然难辞其咎，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因为缺乏智慧、理性和良心，把这些灾难无限制地扩大化，直到把自己也彻底毁灭，害人害己。

2013年春天，中国暴发了新型禽流感。许多人把目光集中在新病毒的变异上，却不想想这些变异可能几千年、几万年都在重复，这是大自然自古就有的规律。我们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放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上，看看人类恶劣的养殖行为，看看人类不知收敛的贪欲。

如果把传染病比作红颜祸水的话，人类就是这祸水背后的昏君，荒淫无道，穷奢极欲，残暴不仁。由于人性的弱点，人类已经习惯于推诿责任。

瘟疫，是在执行对人类的惩罚。

前车之鉴，是人类最好的自省材料。

在这本书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些花样年华是怎样地猝

然消逝？那些壮志雄心是怎样地灰飞烟灭？那些本该继续精彩的人生是如何地黯然落幕？那些本来残缺无助的躯体是如何地绝地反击？

诚然，这里面不全是黑暗，光明也不时地照耀你我的心。

只有让历史来告诉未来。

我是一名医生，把传染病魔细细地解剖是我的天职。但我不想让自己仅仅是一名医生，因为医生的影响毕竟有限。扁鹊的神技，的确可以医治一个时代的病患，但司马迁的如椽之笔，却可以影响我们民族在公元前一百年之后的历史。

就在这个令人感到压抑的夏天，我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是为了让一束“正能量”从瘟疫历史的暗处划破深夜，堂堂正正地发出一缕光芒，传达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每一个需要搭救的灵魂。这于我，简直就是其乐无穷。

名人、瘟疫、历史，交织在一起，有的从巅峰坠落，有的披荆斩棘，有的功成名就，也有的遗憾终生；他们中有帝王，有医生，有文人，也有政客；遭遇的有战争瘟疫，有“黑色”瘟疫，有“白色”瘟疫，也有“美色”瘟疫。这些名人的故事，权当我是胡说八道，但我相信胡说八道也总能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欣慰之余，耳边时时响起日本词人阿木耀子为《假面黑骑士》作的主题歌词：

你是不是看到了真爱红颜烧殆着

黑暗的底层有人策划着什么

.....

梦中看到的是我的幻觉

喜欢活着的感觉，天空中飘浮湛蓝的世界

为了这个星球，超越时空，翱翔天空

为了明日洒下热泪

.....

是为序。

谭健铨

2013年7月26日夜

自序 — 1

引言 大流感，小生命 — 001

一、流感一九一八 — 002

二、大魔头的前世今生 — 007

三、流行病，上帝之鞭 — 011

第一章 登革热，瘴疔窃命 — 015

一、郑成功，神秘陨落 — 015

二、溽暑丛林，暗藏杀机 — 028

三、巅峰·低谷 — 037

第二章 鼠疫，黑云压城 — 041

一、李自成，胜败易手 — 041

二、“黑死”横行，谁主沉浮？ — 047

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 060

第三章 流行性感冒，不容小觑 — 065

一、张仲景，悬壶济世 — 065

二、狡诈多变，为害中原 — 074

三、不变应万变 — 088

第四章 流行性斑疹伤寒，雪上加霜 — 091

一、拿破仑，一败涂地 — 091

二、俄国冰原，劲敌伏击 — 099

三、魔鬼在细节 — 109

第五章 霍乱，恶浪滔天 — 115

一、柴可夫斯基，祸从口入 — 115

二、肆虐频仍，悲怆人间 — 121

三、习惯无小事 — 132

第六章 天花，死灰复燃 — 137

一、同治皇帝，悲情天子 — 137

二、遍体疮痍，谁人幸免？ — 146

三、故步自封的代价 — 153

第七章 梅毒，情寄之殇 — 159

一、莫泊桑，风流文豪 — 159

二、花柳暗病，臭名昭著 — 169

三、情爱诚刺激，爱情价更高 — 179

第八章 肺结核，毒焰燎人 — 183

一、席勒，《欢乐颂》绝唱 — 183

二、白色瘟疫，耗尽血气 — 192

三、病痛是成就的另类催化剂 — 204

第九章 小儿麻痹症，贻害终身 — 207

一、富兰克林·罗斯福，轮椅巨人 — 207

二、一朝不慎，一生遗憾 — 217

三、逆境不堕青云之志 — 224

第十章 炭疽病，为虎作伥 — 227

一、罗伯特·柯霍，洞察天机 — 227

二、尘封狂魔，罪恶黑日 — 238

三、纯洁·良知·科学 — 249

第十一章	狂犬病，丧心病狂	— 255
	一、路易·巴斯德，开创纪元	— 255
	二、瘦狗噬人，九死一生	— 266
	三、坚持，生命的动力	— 273
第十二章	疟疾，冷热交逼	— 275
	一、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	— 275
	二、嗜血毒蚊，助“咒”为“疟”	— 282
	三、人类，不能征服一切	— 290
结 语	我们，路在何方？—— SARS 十年祭	— 295
	一、那些年，我们一起守望的日子	— 295
	二、那一年，我们一起抗争的瘟疫	— 296
	三、那些年，你是合格的公民吗？	— 300
	四、这些年，我们反思过吗？	— 305
跋		— 311

引言

大流感，小生命

公元 1918—1919 年，注定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

巴黎，注定是一个弥漫着狂喜、愤懑、压抑和抗争的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像一台恐怖的绞肉机，史无前例地摧毁了无数人的生命。1918 年 11 月，战争结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次年 1 月，那些所谓的战胜国代表云集香榭丽舍，一边尔虞我诈地谋划着瓜分战败国的财产，一边雄心勃勃地规划着战后的势力划分和秩序制定。中国幸运地站在战时的协约国一方，成为了巴黎和会的战胜国之一；然而，非常不幸地，中国是以一个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形象，站在趾高气扬的列强中间，成为了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中国代表团的全权代表之一顾维钧博士，代表中国慷慨陈词，提出战败国德国归还山东问题，演讲取得巨大成功。然而，早在中国参战之前，英法就已私下与日本达成协议，将德国在

山东的特权交给日本，虽然此后顾维钧多次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但列强依旧熟视无睹，我行我素。6月中旬，外交总长陆徵祥以生病为由请辞并躲进了医院。顾维钧临危受命，挺身而出，成为代表团的实际负责人。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毅然拒签和约。面对列强，顾维钧以出色的外交能力和昂扬的爱国情怀，勇敢说“不”，赢得了世人的敬仰，书写了“弱国也有外交”的神话。

但是，有谁知道，顾维钧当时正处在伤心欲绝之中，临去巴黎前还一度递交了辞呈。正是凭借着一腔爱国热忱，他才擦干眼泪，铭记着四亿中国人的嘱托，肩负起维护国家尊严的重任。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意气风发的顾维钧如此痛不欲生呢？

一、流感一九一八

顾维钧生于1888年，191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外交秘书。1914年他与唐绍仪之女唐宝玥结婚。唐家地位显赫，唐绍仪为清朝邮传部尚书、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宝玥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端庄大方，性情温柔。两人可谓郎才女貌，实乃天作之合。

1915年，27岁的顾维钧奉命出任驻美公使，贤内助唐宝玥同往。他们育有一子一女，生活幸福美满。然而天有不测之

风云，1918年10月的一天，产后不久的唐宝玥外出归来，竟染上了当时席卷美国的大流感，几日后便撒手人寰。顾维钧心如刀割，他将爱妻的遗体置于玻璃棺中，运回国内，停放于老家嘉定的顾氏宗祠内。

天妒良缘！爱妻之死，对顾维钧而言犹如晴天霹雳。为此，他曾万念俱灰。

当年唐宝玥所罹患的大流感，就是令人闻之色变的“西班牙流感”，是1918—1919年席卷全球的、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当时世界17亿人中约10亿人受到感染，有2 000万—5 000万人死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也不过1 000万。1918年秋季爆发的正是死亡率最高的一波流感，仅10月份就有20万美国人死去。是年，美国人平均寿命骤减12年。这场流感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前结束的原因之一。无论它的确切死亡数字是多少，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场瘟疫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杀死的人数，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疾病。

今天，1918年在人们的记忆中是模糊的。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生灵涂炭，人们流离失所。在经历了四年之久的惨烈厮杀后，人们盼望着和平宁静的生活。然而就在此刻，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幽灵相形见绌。

“西班牙流感”也被称作“西班牙女士”（Spanish Lady），不过它却名不副实。首先，它并不源于西班牙；其次，这场流

感绝对没有它的名称那样温柔。

现有的医学资料证明，“西班牙流感”最早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Funston）军营。1918年3月11日午餐前，这个军营的一名士兵感到发烧、喉咙疼和头痛，就去部队的医院看病，医生认为他患了普通的感冒。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出人意料：到了中午，100多名士兵都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几天之后，这个军营里已经有了500名以上这样的“感冒”病人。没有人意识到，在这寒意逼人的日子里，一场可怕的瘟疫悄然降临世间。

之后几个月里，美国各地都出现了这种“感冒”的踪影。在一场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军方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次流感的爆发，尽管它几乎传遍了整个美国的军营。流感肆虐的方便之门，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被打开了。

随着美军加入欧洲战场，如影随形的流感也迅速登陆。不久，流感传到了西班牙，总共造成约800万西班牙人患病，这次流感也就得名“西班牙流感”。9月，流感出现在美国波士顿，这是“西班牙流感”最严重阶段的开始。10月，美国国内流感的死亡率竟达到了创纪录的5%。战争中军队大规模的调动为流感的传播火上浇油。当时有人怀疑这场疾病是德国人策划的细菌战。

这次流感呈现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特征。以往的流感总是容易杀死年老体衰的人和儿童，死亡曲线为U形，而这次的

死亡曲线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 W 形——20 岁到 40 岁的青壮年成为了死神追逐的主要目标。

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几乎谁都难以幸免。美国死亡人数约 50 万，仅 10 月 10 日费城就有 759 人死于流感。无人认领的尸体在街头停放数日，马车穿行在街上，呼唤活着的人走出家门，带走亲人的遗体。在西班牙，包括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在内，马德里三分之一的市民都受到感染。英格兰和威尔士死亡人数达 20 万。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也因此卧病在床。皇家舰队三周无法出海，严重影响作战计划。传奇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当时为美军旅长，也被流感折磨得奄奄一息，只好让 4 名传令兵用担架抬着他指挥战斗。加拿大渥太华有轨电车没有乘客，学校、歌舞厅、电影院毫无灯光，游泳池和保龄球馆空无一人。南非一个小镇由于缺乏棺木，尸体被裹着毛毯草草下葬，白天满街是出殡的人，夜晚救护车穿梭。阿拉斯加的原住民部落出现了整村整村的集体死亡。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疫情也大范围蔓延，从南到北，由西向东，商店关门，学校停课，人心惶惶。大流感甚至入侵了宝岛台湾，造成 4 万余人死亡。

幸存者回忆，美国费城医院的院子里躺满了一排又一排的病人，他们身子蜷成一团，痛苦地躺着。无论多厚的毛毯都无法让他们感到暖和。很多人浑身是血，可怕而奇特。这些血不是外伤所致，大部分是鼻血。有些人还咯血，另一些人是耳朵出血。有的人咳嗽异常剧烈，死后尸体解剖显示，剧咳甚至导

致他们的腹肌和肋软骨撕裂。很多人被发烧折磨得胡言乱语，几乎所有尚能交流的人都抱怨说头痛欲裂，就像有人在他们眼睛后方拼命将一个楔子敲进脑袋似的。他们还觉得全身剧痛无比，似乎连骨头都快要痛断了。

死神步步逼近，病患们剧烈地喘息，嘴里吐出带血色的唾液。他们最后死于窒息。医生解剖尸体时发现，本该鲜嫩的肺脏如同肝脏切面一般，暗红肿胀，还充满了红色的浑浊液体。一些人皮肤颜色出现异常，有些人唇边或指尖发青，还有少数人浑身发黑，以至于根本无法分辨出他到底是白人还是黑人。他们看上去几乎就是黑色的。

一名护士日后被噩梦苦苦纠缠，她记得“停尸房内的尸体像柴垛一样从地板一直堆放到天花板”。

大流感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你死我活的交战双方没法继续打下去，士兵们的枪械已经成了拐杖。德国在协约国和流感的双重打击下，精疲力竭，只好投降。

在全球肆虐了18个月之后，大流感悄然隐退。在许多国家，尸体早已堆积如山，无数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然而病魔不曾死亡，它只是潜入地下，就像残留在树根处燃烧的林火，慢慢变化，伺机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而这病魔也并非首次大开杀戒，它换掉的也许只是盔甲和兵刃。